

堂，多藏善本。其祖父顾若霖，雍正间即以蓄异书名于一方。

来函照登

《文献》编辑部：

兹请求贵刊向文献工作者提个建议：希望大家在整理文献工作中“要认真地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”。马克思说：“历史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，每一代都利用前一代遗留下来的材料”。我国学术界有些同志对这方面注意得不够。举一个小例来说吧，今本《战国策·赵策》所记载《触谿说赵太后》一文的“触谿”，经清代著名的学者王念孙的考证，认为系龙、言二字合写而误。这与司马迁的《史记·赵世家》及近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里的《战国策》所载相同。这一有力的古本依据，证明王氏的考证是相当精确的。已为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，但近来出版一些通俗读物，凡引《赵策》这篇文章的，大都一仍其旧，仍把“触龙”误为“触谿”，也很少有加以注明的。另对“太后盛气而揖之”一语，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，1981出版的《先秦史传文译释》，仍解释为：“气冲冲地接见他。揖，拱手，这里表示接见的样子”。这种解释是不妥的。“太后盛气而揖之”的下文言“入而徐趋”，说明这时触龙尚未进来，太后无需“气冲冲地”拱手作揖。可见，“揖之”并非“拱手”。王念孙根据吴师道的研究成果，断为：“揖之”，即“胥之”。“《集解》曰：‘胥，犹须（等待）也’。《御览》引此策作‘盛气而湏之’。隶书‘胥’字作‘胥’因讹为‘彛’，后人加手旁耳”。根据这条考证，我们即可把“太后盛气而揖（湏）之”，解释为“太后气冲冲地在那里等候着”。这样，从上下文意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。

从这个小小的事例来看，在我们注释古籍的工作中，对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，还是不够的，需要认真改正。

此祝

撰安！

山东大学历史系 张知寒

84.5.18.